

清人說薈

初集二十種

蘇

知

弁言

余為張文襄屬吏粵鄂相隨二十餘年雖未敢云以國士相待然始終禮遇不少哀去年文襄作古不無今昔之慨今夏多閑撫拾舊聞隨事紀錄使爾成帙亦見雪泥鴻爪之遺云爾其間系慨當世之務僭妄之罪固不敢辭昔人謂漆園南華一書為憤世之言余賦性疎野動觸時諱處茲時局猶得苟全亦自以萬幸又何憤焉惟歷觀近十年來時事滄桑人道牛馬其變遷又不知伊於何極是不能不摧愴於懷古人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識者諒之

統庚戌中秋

漢濱讀易者識

半部論語

理財

王顧左右而言他

官官商商

愛官

亡八蛋

禁嫖賭

倒馬桶

賤種

貴族

翩翩佳公子

庸言庸行

不吹牛毬

頌詞

馬路

大人有三待

不問民

卷下

真御史

西洋議院考畧

國會請願書

馬拉馬夫

夷狄之有君

爛報紙

讀書人

督撫學堂

女子改良

高等人

費解

不解

狗屁不通

看畫

華僑

照像

發財票

賣窮

不枉受窮

葉君傳

英將戈登事畧

贈日本海軍少佐松枝新一氏序

士說

在德不在辯

自大

依樣葫蘆

學術

風俗

政體

看照牌

愛才

不自貴重

不拜客

自強不息

猶龍

張文襄幕府紀聞目錄

卷上

南京衙門

不排滿

虎門軼事

曹參代蕭何

大臣遠略

上流人物

書生大言

五霸罪人

清流黨

孔子教

新算學

孟子改良

踐迹

務外

生子

為人

公利私利

權

廉吏不可為

愛國歌

張文襄幕府紀聞卷上

漢濱讀易者撰

南京衙門

余同鄉李忠毅公之文孫龍田司馬名惟仁嘗詆論曾文正公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余謂曾文正功業及大節所在固不可輕議然論其學術及其所以籌畫天下之大計亦實有不滿人意者文正公日記內自言曰古人有得名望如予者未有如予之陋也或問於何處可以見曾文正陋處余曰看南京制臺衙門規模之笨拙工料之粗率大而無當即可知曾文正公之陋處也

不排滿

或問余曰曾文正公所以不可及處何在余曰在不排滿當時粵匪既平兵權在握天下豪傑之士半屬門下部曲及昆弟輩又皆梟雄恃功驕恣朝廷褒賞

未能滿意輒出怨言。當日情形與東漢末季黃巾起事何大將軍領袖羣雄袁紹董卓輩飛揚跋扈無少異。倘使文正公稍有猜忌微萌不臣之心則天下之決裂必將有甚於三國者。天下既決裂彼耽耽環而伺我者安肯袖手旁觀有不續兆五胡亂華之禍也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我今亦曰微曾文正吾其剪髮短衣矣。

虎門軼事

前哲有言人必有性情而後有氣節。有氣節而後有功業。余謂當日中興人材其節操風采最足動人景慕者莫如彭剛直公。猶憶庚申年中法構釁剛直公以欽差大臣守粵省虎門。時余初入張丈襄幕因識剛直公左右得聞其軼事。當時孝欽皇太后垂念老臣不時賞賜參貂食物等品每逢賞品齎至剛直公一觀天家物輒感激涕零哭失聲。庚子年辜鴻銘部郎名湯生撰西文尊王篇有曰當時匪蹤蔓延十三省大局糜爛又值文宗龍馭上賓皇太后以

一寡婦輔立幼主。卒能廓清禍亂。蓋皇太后之感人心。繫人望者。不徒臨政之憂勤也。三十年來。迭遭變故。倫常之間。亦多隱痛。故將相大臣。罔不體其艱難。同心愛戴云云。據聞辜部郎尊王篇之作。蓋有感於當日所聞。剛直公虎門哭失聲一事。

曹參代蕭何

梁啟超曾比李文忠為漢大將軍霍光。謂其不學無術也。余謂文忠可比漢之曹參。當咸同間。中興人材。除湘鄉曾文正外。皆無一有大臣之度。即李文忠亦可謂之功臣。而不可謂之大臣。蓋所謂大臣者。為其能定天下之大計也。孟子所謂及是時。修其政刑者也。當時粵匪既平。天下之大計。待定者有二。一曰辦善。後一曰禦外侮。辦善。後姑且不論。至禦外侮一節。當時諸賢以為西人所以強盛而狎侮我者。因其有鐵艦鎗礮耳。至彼邦學術制度文物。皆不過問。一若得鐵艦鎗礮即可以抵禦彼族。此文正公所定禦外侮之方畧也。亦可謂陋矣。

洎文忠繼文正為相。一如曹參之代蕭何。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如此。又何怪甲午一役。大局決裂。乃至於不可收拾哉。

大臣遠畧

余同鄉故友蔡毅若觀察名錫勇。言幼年入廣東同文館肄習英文。嗣經選送京師同文館肄業。偕同學入都。至館門首。剛下車卸裝。見一長髯老翁。歡喜迎入。慰勞備至。遂帶同至館舍。遍導引觀。每至一處。則告之曰。此齋舍也。此講堂也。此飯廳也。指示殆遍。其貌溫然。其言藹然。諸生但知為長者。而不知為何人。後詢諸生曰。午餐未。諸生答曰。未餐。老翁即傳呼提調官。旋見一紅頂花翎者。旁立貌甚恭。諸生始知適才所見之老翁。乃今日當朝之宰相文忠堂也。於此想見我朝前輩溫恭愷悌之風度也。余謂文忠風度固不可及。而其遠畧亦實有過人者。中國自弛海禁後。欲防外患。每苦無善策。粵匪既平。曾文正諸賢籌畫方畧。皇皇以倡辦製造。廠船政局為急務。而文忠獨創設同文館。欲培洋

務人材以通西洋語言文字學術制度為銷外患之要策由此觀之文文忠之遠畧有非曾文正諸賢所可及也

上流人物

國朝張縉示張在人書曰凡人流品之高下數言可決者在見己之過見人之過誇己之善服人之善而已但見己之過不見世人之過但服人之善不知己有一毫之善者此上流也見己之過亦見世人之過知己之善亦知世人之善因之取長去短人我互相為用者其次焉者也見己之過亦見世人之過知己之善亦知世人之善因之以長角短人我分疆者又其次焉者也世人但見人之過不見己之過但誇己之善不服人之善者此下流也余昔年至西洋見各國都城皆有大戲園其規模之壯麗裝飾之輝煌固不必說但每演一劇座客幾萬人肅然無聲今日中國所創開各文明新舞臺固欲規仿西製也然每見園中觀劇座客舉止囂張語言龐雜雖有佳劇妙音幾為之奪由此觀之中國

比西洋各國之有教無教即可概見嘗聞昔年郭筠仙侍郎名松濤出使西洋見各國風俗之齊整回國語人曰孔孟欺我也若郭侍郎者可謂服人之善而不知己有一毫之善是之謂上流人物

書生大言

甲申年張幼樵在馬江棄軍而遁後又入贅合肥相府為世所詬余謂好大言原是書生本色蓋當時清流黨羣彥之不满意於李文忠猶如漢賈生之不满意於絳侯輩夫絳侯固俗吏也賈生固經學儒生也然當時若文帝竟能棄其舊而謀其新命賈生握兵符為大將果能係單于之頸而不為張佩綸馬江之敗衄者幾希至入贅相府一節此猶見合肥相國雅量尚能愛才若漢之絳侯陳平輩試問肯招賈生入贅為壻耶

五霸罪人

庚子拳匪肇釁兩宮巡狩西安李文忠電奏有曰毋聽張之洞書生見解當時

有人將此語傳入張文襄。文襄大怒曰。我是書生。他是老奸巨滑。至今文襄門下論及李文忠。往往痛加詆詆。余曰。昔孟子有言。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余謂。今之李文忠。曾文正之罪人也。今之督撫。又李文忠之罪人也。

清流黨

或問余曰。張文襄比曾文正何如。余曰。張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論道。此儒臣事也。計天下之安危。論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國無大臣。則無政。國無儒臣。則無教。政之有無。關國家之興亡。教之有無。關人類之存滅。且無教之政。終必至於無政也。當同光間。清流黨之所以不滿意李文忠者。非不滿意李文忠。實不滿意曾文正所定天下之大計也。蓋文忠所行方畧。悉由文正手所規定。文忠特不過一漢之曹參。事事遵蕭何約束耳。至文正所定天下大計之所以不滿意於清流黨者何。為其僅計及於政。而不計及於教。文

忠步趨文正。更不知有所謂教者。故一切行政用人。但論功利而不論氣節。但論材能而不論人品。此清流黨所以憤懣不平。大聲疾呼。亟欲改弦更張。以挽回天下之風化也。蓋當時濟濟清流。猶似漢之賈長沙。董江都。一流人物。尚知六經大旨。以維持名教為己任。是以文襄為京曹時。精神學術。無非注意於此。即初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亦猶是欲行此志也。洎甲申馬江一敗。天下大局一變。而文襄之宗旨亦一變。其意以為非效西法圖富強。無以保中國。無以保中國。即無以保名教。雖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歐化也。文襄之圖富強。志不在富強也。蓋欲借富強以保中國。保中國即所以保名教。吾謂文襄為儒臣者。以此厥後文襄門下。如康有為輩。誤會宗旨。不知文襄一片不得已之苦心。遂倡言變法行新政。卒釀成戊戌庚子之禍。東坡所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此張文襄勸學篇之所由作也。嗚呼。文襄之作勸學篇。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絕康梁並以謝天下耳。韓子曰。荀子大醅而小疵。吾於文襄亦云然。

孔子教

一日余為西友延至其家宴會。華客唯余一人。故衆西客推余居首座。及坐定。宴間談及中西之教。主人問余曰。孔子之教有何好處。君試言之。余答曰。頃間諸君推讓不肯居首座。此即是行孔子之教。若行今日所謂爭競之教。以優勝劣敗為主。勢必俟優勝劣敗決定後。然後舉箸。恐今日此餐。大家都不能到口。座客粲然。傳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孔子六經之所謂道者。君子之道也。世必有君子之道。然後人知相讓。若世無君子之道。人不知相讓。則飲食之間。獄訟興焉。樽俎之地。戈矛生焉。余謂教之有無關乎人類之存滅。蓋以此也。

新算學

辜鴻銘部郎云。日本故相伊藤侯。甲午後解職來遊中國。至武昌。適余所譯論語英文告成付刊。即持一部贈之。伊藤侯謂余曰。聞君素精西學。尚不知孔子之教。能行於數千年前。不能行於今日之二十世紀乎。余答曰。孔子教人之法。

譬如數學家之加減乘除。前數千年其法為三三如九。至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亦仍是三三如九。固不能改如九為如八也。云云。予聞此言。謂辜部即曰。君今尚不知目今二十世紀數學之改良乎。前數學謂三三如九。今則不然。我借洋欸三三如九。則變作三三如七。俟我還洋欸三三如九。則變作三三如十一。君尚不知此無怪乎。人謂君不識時務也。

孟子改良

陶靖節詩云。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此言詩書自遭狂秦之火。至漢代真讀書人始稍能伸眉吐氣。然亦老矣。檢收殘編亦多失其真。且當時守舊黨如董仲舒輩。欲售其頑固之奸。恐亦不免改竄原文。近有客自遊日本回。據云在日本曾見有未遭秦火之孟子原本。與我今所謂孟子七篇多有不同。譬如首章其原本云。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仁義之說可得聞乎。孟子對曰。王何必仁義。亦有富強而已矣。云云。又如孟子道

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其原本云。孟子道性惡。言必稱洋人云云。

踐迹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朱子解曰。善人質美而未學。又引程子言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余竊以為踐迹一解。蓋謂行善事不出諸心。而徒行其外面之形迹。即宋儒所謂客氣。如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此皆所謂踐迹之孝也。故孔子不謂之孝。曾子論子張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朱子謂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務外自高。而欲學為聖人之道。其學必不能化。其弊必至於踐迹。故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此孔子對症下藥也。蓋學聖人之道。而踐迹。即欲求為善人而不可得。況聖人乎。後有荀卿。亦學為聖人之道者。其學終至於大醜而小疵。蓋亦因務外自高所致。東坡論荀卿曰。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自許太過。是亦自高之一證也。今日張文襄亦出自當日清流黨。夙以維持聖人之道自任。而其門下康